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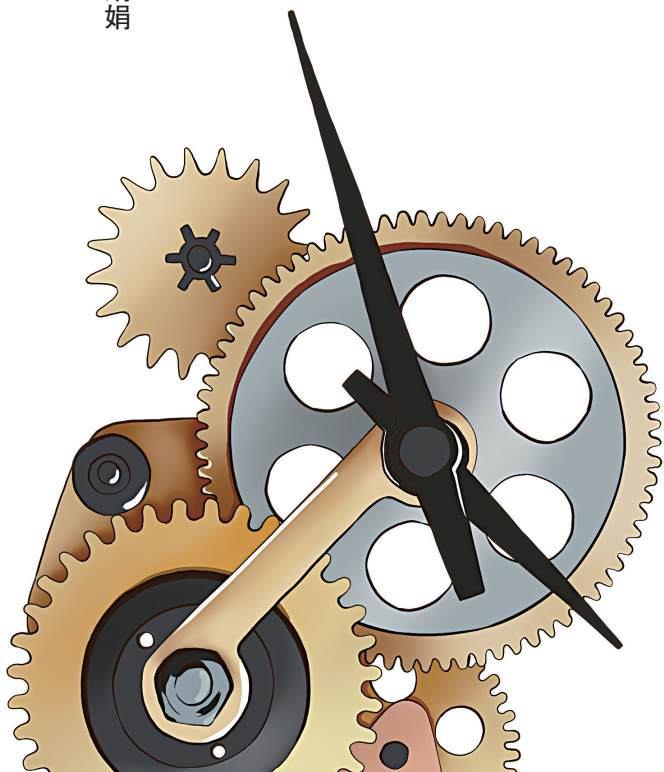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说

时间手艺人

何娟娟

资料配图



“当……当……当……”钟摆敲了十下。老张揉了揉眉心,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腕表。

这是刚才一个年轻女孩送过来的老式摩纹表。敲门声很急促,见到老张时,她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女孩表明了来意,说明天就要出国了,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找到了这块表。女孩目光恳切,冲着她这份孝心,老张应承了下来。

手表的盘面已被氧化得失去光泽,上面覆着浅浅淡淡的黄渍,指针也不再转动,表框和腕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。老张拿起螺丝刀和镊子,小心翼翼地将手表一点点拆卸。拆表本是基础工序,老张却生疏了,手表慢慢被拆卸得只剩一副框架。老张把机芯放入容器内洗净,带上扩大镜筒,对准精密的零件,进行逐一修复。

时间紧,怠慢不得,老张忙完已是后半

夜,潦草地洗了把脸,倒头便睡。

梦里轻飘飘的,身子如同被一卷卷浪潮来回拍打着,耳旁潮水的翻涌声、齿轮摩擦的咔咔声、指针转动的滴答声,汇聚成一缕缕繁复的交响。忽而,闯入一声稚嫩的童音——“阿爸!”老张身子一沉,从梦中惊醒。

床头的夜灯划出一道微暗的弧光,老张瞥了一眼墙上的钟,短针指到了4点钟方向。老张已然没了睡意,起身靠坐在床头,打开柜筒,抽出一本卷着边的旧相册。

泛黄的照片,如一幕幕往事从眼前闪过。

第一张是钟表铺刚开业时照的,那时他还是“小张”,青涩的面庞、干脆利落的短发、浅蓝色麻布衫配深灰色裤子。旁边是他父亲,父亲留着一字胡须,不苟言笑的样子,身后门楣上的“时仪斋”几个描金大字熠熠生辉。这是父亲一手创下的基业,从走街串巷的小摊档到拥有自家的门面,他深知父亲的不易。从小耳濡目染,习得一门修表的好手艺,所谓子承父业,他没有去想过去第二条路,继承父亲的衣钵后,在这行当里头一干便是几十年。

翻至第二页,那是家中仅存的一张三代同堂照片。此时的他风华正茂,怀里抱着小儿子张超,一旁的父亲发须已花白,身子佝偻着,瘦脱得只剩下一副骨架。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年,父亲便辞世。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,多年来苦心经营,铺子迎来了最辉煌时期。小县城的人但凡提到钟表铺,首先想到的便是“时仪斋”,“时仪斋”一度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名号。后来周围也陆续开了几家钟表铺,分流出去不少顾客,“时仪斋”的生意愈渐惨淡,也有“好心人”来给老张支招儿,做生意不能死脑筋,得讲究点门道,价格嘛可以开低些,在零件上做点手脚,本不就回来了吗?老张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底线,生意之所以能做得长久,靠的不是歪门邪道,而是诚实守信。后来,周围的几家表店陆续

关门,只有“时仪斋”还稳稳地留在那儿。老张说,他只是做了一个手艺人该做的事情。

可这一次,老张却对自己不那么有信心了。科技发展太快了,大街上一眼望过去,哪还有多少人戴手表,老张的钟表铺早已门可罗雀,最难的时候,他还接了不少家电维修的零工,铺子才能勉强维持下去。想到这里,老张长叹一口气,脑海里再次跳出儿子张超那天说的话来。

老张拿起手机,找到和儿子的对话框,里面是儿子发来的视频链接。老张随手点开其中一条,视频里的木匠一边凿着木头,一边对着镜头讲解榫卯结构,身后的墙上挂着木工刨、锉刀、木砂纸、墨斗、划子。朴素的语言、原始的工艺,视频不长,每一集才不过五六分钟,却深深吸引着老张,老张饶有兴致地一集一集点开。令他惊讶的是,每条视频都有成千上万的点赞和转发量。老张从没想过,那些在他看来几乎已经“过时”的职业,竟以这样一种崭新的形式活跃在众人面前。此时,张超的话又在耳边反复敲打着他:“爸,去外面看看,传统手艺还是有出路的。”

“当……”墙角的复古座钟敲破了夜的宁静,钟顶昂起的马头被盘得锃光油亮,在灯光下反射出灼目的光泽,犹如黑夜里燃起的一团火苗。

老张久久望着表盘上的指针,绕过一圈,两圈……心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

东园文学奖

(征文作品选登)

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遨游

落日·羚羊峡

黎晓阳

在一个黄昏的周末,我沿着蜿蜒的河岸线,朝着落日的方向走进了羚羊峡谷。

羚羊峡谷,又称“羚羊峡”。时值深秋,天高云淡,红霞映红了半面江水、半边天。两岸青山绵亘,云朵像天山上的雪莲,放眼而去,峡谷蜿蜒而绵长,仿佛在广袤的大地上崩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缝,西江之水从此奔流出谷,像一条既看不到尽头,又瞧不着尾的游龙。

羚羊峡以羚羊命名。羚羊位于西江肇庆城区下游,坐拥江北,与南岸的烂柯山遥相呼应,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峡谷常年云蒸霞蔚,高插云天,朴拙而深邃。与上游的“三榕峡”“大鼎峡”被合称为“小三峡”。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,便出自羚羊一带。徜徉谷中,不禁让人惊呼大自然造物的鬼斧神工,更感叹造物主的神奇——毫不吝啬地赐予这方土地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瑰宝。

端砚,始于唐朝武德年间,因其砚石细密幼嫩,有研磨不滞、发墨利笔、字迹颜色经久不变的特质,更有“呵气研墨”之说,故

被世人尊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。被誉为“岭南三大家”之一的屈大均,就曾两度到此写下:“阴森十馀里,榕间木棉多。啼鸟不知处,嚶嚶连伐柯。斜峰飞欲堕,乱水响难和。猿狖时窥客,相将下女萝。”相传,大师当年就地取材并呵气研墨一蹴而就。

沿着栈道向峡谷的腹地信步闲庭,一步一履都仿佛走在古老的蜀道上,时而看碑刻亭记,时而观遗迹往事,不知不觉已到风雨廊。此时暮色四合,秋风萧萧而来,黄叶寂寂而去,在粼粼的烟波荡漾之中,江边亮起了几盏熹微的渔火。悠悠渔家调,袅袅江上来。那一刻,仿佛传说中的“羚羊归帆”复现眼前……

明代以前,羚羊峡古道为纤夫所踏而成。孟子曰:“山径之蹊间,介然用之而成路。”史料记载,羚羊峡地势险要,层峦叠嶂,峭壁悬崖,无一线之道可通。为讨生计,当年纤夫就是硬生生地在峭壁的密林中走出了一条山道。

古时逆水行船,全凭纤夫登岸拉纤,一步一个脚印,攀附着树木,牵挽着陡崖

穿谷过岭,可谓历尽人间沧桑。当我抚摸着岩石边缘那几条饱经风雨侵蚀的纤痕时,指尖上的颠簸似乎在告诉我:在上千年的时光里,它见证了中华文明历史璀璨而伟大的生命力,记录着那个时代行走中的不易……

月牙从薄薄的云海探出小脸,清澈而明亮,像个羞答答的小姑娘。我的思绪便随那流银似水般的月光飘向那深邃的峡谷:峡谷在静静地享受着湍流的爱抚,山尖上的月牙像滑过峡谷中的小舟,细细粼光在下方夭夭荡漾,一幅富有诗意的“山月江湾图”便逐渐呈现在朦胧的光影里……如今越来越多的人,更愿意放下喧嚣的追逐,来到这深谷的沙滩上,支一篷小帐,燃一盏萤火小灯,与大地同眠,或听涛看月、品茗下棋,惬意地享受着这份盛世繁华中的宁静。

那一晚,我在峡谷中停留了好长的时间,全然忘记了时光的消逝,当我走出峡谷,回望身后这片广阔的天地时,真有一种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的感慨!



人心语

春运之潮

曾诚

岁末的路口,风敲响了归乡的钟声
站台的人海涌起思念的浪潮
行囊装满了一年的故事
车票攥紧了家的方向
大包小包,扛着生活的重量
脚步匆匆,追逐着温暖的光

人群如潮水般漫向列车
那是千万游子奔赴爱的家乡
列车呼啸声中,划破寒冬的霜
窗口的目光,眺望远方的爹娘
每一次停靠,都有希望生长

一路颠簸,一路向前
一路欢笑,一路祈愿
愿这归途弥漫平安的芬芳
愿那扇家门后的灯火,永远明亮